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長孫平

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周柱國儉子，仕武帝爲衞王侍讀，建德初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卽位，爲小司寇，大象中，代賀若弼爲壽州刺史，隋受禪，徵拜度支尚書，轉工部尚書，歷汴許貝三州刺史，轉相州刺史，免，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諡曰康。

上書請積穀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餧，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

國之道義資遠筭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隋書長孫平傳

奏立義倉定式

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隋書食貨志

長孫晟

晟字季晟河南洛陽人魏上黨王稚曾孫仕周武帝爲司衛上士大象中遷奉車都尉隋受禪授車騎將軍進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加開府進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授上開府煬帝即位拜左領軍將軍相州刺史轉武衛將軍遷右驍衛將軍大

業五年卒至唐貞觀中。自子無忌貴。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

諡曰獻

表奏宜北伐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隋書長孫晟傳。晟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

上書進離間突厥計

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于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于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

弱曲取于眾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雖强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書長孫晟傳）

奏許染干尚主

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隋書長孫晟傳開皇十三年遣晟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

奏徙染干部落

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閡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于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隋書長孫晟傳

奏請招慰都藍部落

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城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隋書長孫晟傳：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

賀婁子幹

子幹字萬壽，代人，世居關右，仕周武帝爲司水上士，累遷小司水，封思安縣子，尋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以從平尉遲功，進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隋受禪，進封鉅鹿郡公，鎮涼州，授上大將軍，徵授工部尚書，仍鎮涼州，授榆關總管、雲州刺史，仍拜雲州總管。開皇十四年卒，謚曰懷。

上書言隴右機宜

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書賀婁子幹傳，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敕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

賀若弼

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仕周爲齊王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大象中爲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入隋拜吳州總管，以平陳功進爵宋國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右武候大將軍，以怨望免官，大業三年誅。

御授平陳七策

其一請廣設戍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

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

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其弊船五六十艘于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船

其四積葦荻于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于江

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

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尅

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閒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北史六十八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度江祕

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隋書賀若弼傳

于仲文

仲文字次武河南雒陽人周太傅謹孫爲趙王屬遷安固太守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靜帝初授開府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隋受禪坐事下獄免歷行軍元帥行軍總管總晉王府事仁壽初拜太子右衞率煬帝卽位遷右翊衞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遼東之敗繫獄發病卒

獄中上隋文帝書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

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顧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吕高官委臣吕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吕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于梁郡破檀讓于蒙阬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盾眦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散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璵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廷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吕聞 隋書于仲文傳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三

詐移書州縣

大將軍至可多積粟（隋書于仲文傳）

于宣敏

宣敏字仲達仲文從父弟仕周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受禪拜奉車都尉

述志賦（文佚）

請以威屬爲蜀王疏

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于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傳于異姓此事之明甚于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于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

武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臣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感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隋書于宣敏傳高祖踐阼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

裴肅

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北史作解人）魏尚書令潛十世從孫周天和中舉秀才爲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大象中免開皇中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大業中授永平郡丞

上書理高熲皇太子勇蜀王秀

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渥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

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隋書裴肅傳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

史祥

祥字世休朔方人仕周爲太子車右中士襲父寧爵武遂縣公隋受禪拜儀同領交州事進封陽城郡公轉驃騎將軍進位上開府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衛將軍遷右衛將軍煬帝即位進位上大將軍轉太僕卿遷鴻臚卿進左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從征遼東失利除名爲民尋拜燕郡太守爲高開道所獲送于羅藝道卒

答皇太子庶書

行人戾止、奉所賜既、恩紀綢繆、形于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諴三陽、毳幙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如啟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吕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于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吕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乚下悃、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萬邦吕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晧、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啟路、思託乘于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

伏增㴱結隋書史祥傳文苑英華六百六十七

鄭善果

善果滎陽人周大象中自父誠拒尉遲迥戰死襲爵開封縣公授使持節大將軍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歷沂兗二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大業中徵拜光祿卿徙大理卿

送舍利沂州善應寺感應表

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祇躬勿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悲無邊天佛垂鑒降茲禜福塔基六處並得異沙炫燿相暉俱同金粟牛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于今方見又感蛇形雜采盤旋塔基鶴飛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鼎瑞姬室傳書漢帝慶徵往書俑冊自非德降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

靈異 法苑珠林三十三 續高僧傳十二 法彥

劉暉

暉仕周入隋位儀同太史令開皇十七年除名

駮張冑玄新厤

命厤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冬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張賓厤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厤序差傳一日張冑玄厤天正壬子朔合命厤序差傳一日甲寅冬至差命厤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厤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張賓厤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厤序張冑玄厤天正辛卯朔合命厤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厤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厤序庚寅朔旦日至張賓厤天正庚寅朔冬至並合命厤序差傳一日張冑玄厤天正庚寅朔合命厤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厤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棨命厤序及春秋左氏傳

並閏餘盡之歲皆須朔旦冬至若依命厤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爲錯今張胄玄信情置閏命厤序及傳氣朔並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張賓厤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張胄玄厤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戊辰冬至張胄玄厤己巳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厤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厤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厤並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己丑冬至張胄玄厤庚寅冬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甲午冬至張胄玄厤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己亥冬至張胄玄厤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

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厤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厤合乙巳冬至又周從天和元年丙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賓厤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胄玄厤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庚子冬至張胄玄厤辛丑冬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乙巳冬至張胄玄厤丙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厤丙寅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厤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厤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張胄玄厤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丁丑冬至張胄玄厤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壬辰冬至張

胄玄厤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厤並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己巳冬至張胄玄厤庚午冬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厤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厤合（有脫文）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張賓厤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張胄玄厤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乙酉冬至張胄玄厤丙戌冬至差後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長張賓厤合丙午冬至張胄玄厤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厤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胄玄厤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厤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胄玄厤四月小乙酉朔

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長爲冬至影極短爲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厤合一十八差者六張胄玄厤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已來案驗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見張胄玄厤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厤閏七月張胄玄厤閏五月又審至日定閏胄玄厤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厤四月五月頻大張胄玄厤九月十月頻大爲胄玄朔弱頻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厤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伺候二更一籌起食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厤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加時在午少强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强虧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

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厤太陰虧加時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陰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月已食三分之二虧從東北。卽遊雲合。至巳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遊見已復滿。十月二十日丁丑依厤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强虧起東北角。今候所見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厤月行在氐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强虧起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辰末已復滿。見行厤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在未半强上食十分之三半强虧起正東。今伺候月以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

日己未依麻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强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强與麻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麻月在申半强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强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麻時加巳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强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即雲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麻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强虧西北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麻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雲裏見已食十五分之三許虧起正東至丁上食既後從東南

生至四更三籌月在未末復滿而胄玄不能盡中隋書律厤志中開皇十七年張胄玄厤成奏之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頍等執舊厤術迭相駮難與司厤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駮胄玄云

全隋文卷二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署鹽運使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炫

炫字光伯，河閒景城人。周建德末爲州戶曹從事，後署禮曹從事。開皇中除殿中將軍，坐事除名。後爲旅騎尉。大業中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去職，凍餒死。門人諡曰宣德先生。有尚書述義二十卷，毛詩述義四十卷，注詩序一卷，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春秋左氏傳杜預序集解一卷，春秋攻昧十二卷，規過三卷，古文孝經述義五卷，論語述義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算術一卷。

筮塗

北史八十二炫擬屈原卜居爲筮塗吕自寄

駮牛弘禮絕傍朞議

吏部尚書牛弘建議，吕爲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

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緦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隋書劉炫傳

撫夷論 北史八十二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及大業之季炫言方驗

自狀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隋書劉炫傳

自贊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

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自追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道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緇髮以來迄于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過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園虛名聞于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于白簡事不染于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于鳳池記言動于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

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拋省井閭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踏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書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于當時業不傳于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隋書劉炫傳 北史八十二

劉焯

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周末爲州博士開皇中冀州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直門下省除員外將軍假歸爲縣功曹後入國子坐事除名仁壽末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以疾去職有稽極十卷厤書十卷

上皇太子啟論律呂

樂主于音音定于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鍾于是乎在但

律終小呂、數復黃鍾、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妄爲六十、而宋代錢樂之更爲三百六十、攷禮詮次、豈有得然、化未移風、將恐由此、匪直長短失于其差、亦自管圍乖于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攷、既亂管絃、亦乖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鍾管六十三爲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爲寸法、約之、得黃鍾長九寸、太蔟長八寸一分四釐、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二分八釐七分之四、

隋書律麻志上

上皇太子啟論渾天

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攷律麻、糾洛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要修鑄、績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總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蔡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靈曜、勢同衡法、

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窺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在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分至所恊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爲疏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竝驅平昕安穹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僞自彰豈朗日未暉爝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爲立說邕已負罪朔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袪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雲披朗如霧散爲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啟送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

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故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里為率道里既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不用隋書天文志上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曆上啟于東宮論渾天又見開元占經一

上皇太子啟

自木鐸寢聲緒言成燼羣生蕩析諸夏沸騰曲技雲浮疇官兩絕曆紀壞廢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謬荷甄擢專精藝業耽翫數象自力羣儒之下冀覩聖人之意開皇之初奉敕修撰性不諧物功不

克終猶被冑玄竊為已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亂日實玷皇猷請徵冑玄答驗其長短 隋書律曆志下

言張冑玄新曆之誤于皇太子

其一曰張冑玄所上見行曆日月交蝕星度見留雖未盡善得其大較官至五品誠無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違舛甚衆

其二曰冑玄弦望晦朔違古且疏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半晨前別為後日日纏莫悟緩急月逡妄為兩種月度之轉輒遣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珠璧不同盈縮失倫行度愆序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為煩碎測今不審攷古莫通立術之疏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

其三曰冑玄呂開皇五年與李文琮于張賓曆行之後本州貢舉即齎所造曆擬以上應其曆在鄉陽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曆不異玄前擬獻年將六十非是忽迫倉卒始為何故至京未幾即變同焯曆與舊懸殊焯作于前玄獻于後捨己從人異同暗會且孝孫因焯冑玄後附孝孫曆術之文又皆是孝孫所作則元本偷竊事甚分明恐冑玄推諱故依前曆為駮凡七十五條并前曆本俱上

其四曰玄爲史官自奏虧食前後所上多與曆違今筭其乖外有一十三事又前與太史令劉暉等校其疏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條新計後為曆應密于舊見用筭推更疏于本今糾發並前凡四十四條

其五曰冑玄于曆未爲精通然孝孫初造皆有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爲臆斷

其六曰焯曰開皇三年奉敕修造顧所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哲之心測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歷象會通今古符允經傳稽于庶類信而有徵胄玄所違焯法皆合胄玄所闕今則盡有隱括始終謂爲總備隋書律厤志下

仁壽四年焯言胄玄之誤于皇太子

王貞

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謝病去職

江都賦文佚

謝齊王索文集啟

屬賀德仁宣敎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于游夏餘波鼓于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于正始

體高致于元庫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于衰賤之末長于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徒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鷄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二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且暮御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眞龍之降慚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隋書王貞傳

劉孝孫

孝孫爲掖縣丞入直太史開皇十四年卒

駁張賓曆

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曰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爲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日爲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日爲定此六事微妙麻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暉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　隋書律麻志中張賓之麻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所駁凡有六條

魏明帝時有尚書郎楊偉修景初麻乃上表立義駁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爲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麻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麻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

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之麻，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皆前代善麻，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麻數所宜，唯在朔氣。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麻而定朔旦冬至，以爲將來之範。今孝孫麻法，並案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證恆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麻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麻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麻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

之（推合己巳朔）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未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前後漢及魏晉四代所記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厤術推之並合朔日而食前漢合有四十五食（三食並先晦一日三十二食並皆晦日十食並是朔日）後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並皆晦日三十七食並皆朔日）魏合有十四食（四食並皆晦日十食並皆朔日）晉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並皆晦日二十三食並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變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日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厤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閎等攷定太初厤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厤術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于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

癸酉歲、何承天攷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攷定厤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厤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厤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攷驗、起元嘉十三年爲始、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厤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日符合不差、詳之如左、十三年丙子、天正十八日厤注冬至、十五日影長、卽是今厤冬至日、十四年丁丑、天正二十九日厤注冬至、二十六日影長、卽是今厤冬至日、十五年戊寅、天正十一日厤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厤八日冬至、十六年己卯、天正二十一日厤注冬至、十八日

影長，即是今厤冬至日。十七年庚辰天正二日厤注冬至，十月二十九日影長，即是今厤冬至日。十八年辛巳天正十三日厤注冬，至十一日影長，即是今厤冬至日。十九年壬午，天正二十九日厤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厤二十二日冬至。二十年癸未天正六日厤注冬至三日影長，即是今厤冬至日。同上

張胄玄

胄玄，渤海蓨人。開皇中，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厤事，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改定新厤。大業中卒官。有七曜厤疏五卷。

駁難劉焯皇極厤

焯厤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已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爲十六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

衡及何承天創有此意爲難者執數已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爲定朔則須除其平率然後爲可隋書律麻志下

顏敏楚

敏楚開皇中爲内史通事舍人

上言新麻

漢時洛下閎改顓頊麻作太初麻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隋書張胄玄傳又見律麻志中又北史八十九

陸法言

法言名慈已字行魏郡臨漳人開皇中爲承奉郎父爽嘗奏更皇太子諸子名字及太子廢而爽先卒文帝追築坐除名有切韻五卷

切韻序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于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交之旨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剖

析蒙蘊分別黍累何煩泣玉未得懸金藏之名山昔恠馬遷之言大詩日蓋識今歎揚雄之口吃非是小子輒乃延孳賢遺意詒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戶庭于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宋本廣韻

蘇夔威子

夔字伯尼京兆武功人魏度支尚書綽孫歷太子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加武騎尉仁壽末拜晉王友煬帝即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宛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拜朝散大夫鴻臚少卿進通議大夫

駮鄭譯新樂有七調

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準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隋書音樂志中柱國沛公鄭譯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因作書二十餘篇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駁譯

常得志

得志京兆人一作德志爲秦王俊記室

兄弟論 并序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勤勤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爲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爲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世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故託陸之旨以作論云

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爲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哉而子大夫名爲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無琴瑟之閒雖激揚風俗獨爲君子違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出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

卽如君子之談必且輕于身而累于俗百疑作矣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效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于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翠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嶻嵲上于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況人乎然不善其其疑作大于不睦溺于情者薄于義篤于私者豐于道故牝雞晨鳴三賢孥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鶺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于韶夏之舞詠之于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感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爲左右梗槪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于天性生之于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

結愛閲牆不妨于禦侮踰里猶惜于伐樹敤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于不捨義形于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承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聲三荊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靦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傷至于夫妻之爲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如髧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爲同穴之親斯亦未爲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況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謂移天德均惟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于鼎飪兄弟穆于淸風綠衣無口口之悲角弓匪騂騂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陷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

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蛙潛燕覘蟠石而飛躍故能本支百代洪
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蓽門圭竇三逕五畝
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㠯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
闊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㠯顯高視
風俗長揖搢紳斯又足爲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友或溺于私
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
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于千
旌無極遊于二嬰集矢長勺撫刎其池是㠯五爭四裂非關地闕
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斃吁
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閈之人繩樞之子棲息不過于蓬蓽咀
嚼不越于糟糠無財可分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蠆
介側目切齒遂使最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于是
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月爲行路之人兄弟無隙鬩之望痛矣

悲矣何必倩矣宮之奇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于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雞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殞朱旗倘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已冰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已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强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鎔遊風宋萬附與慶忌驂乘効弓飲石長劒挂頭（疑作隊）冠雞佩猳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因流九逵容可危乎近者劉荆州之遠

氣、衰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襟管河朔、猛將鷹于鵰鶚、謀臣
龍于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已凌轢人寰、熏灼宇宙
者、旣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痏實生、蕭牆釁滋、天道與人共往
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于曹公、尚無旰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
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胥衞爲政、雖休勿休、得
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世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
食、不如夷齊之□□、君顏之萬、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
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今吾子
以同穴者重之于天倫、異居者成之于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
覩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爲疏、卽手足無
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爲重、卽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
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于兄弟、固亦明矣、況作者
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傳曰、昆

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于口路阻天倫于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聞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齠齔變忌粗口契闊九夷更相爲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洞口口悲容嚴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落踊天踏地每深慚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成敎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祇足以攪其心慮非所望于吾賢也于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胸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觀悔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于緗素垂令範于黎甿横之于天地而自安處之于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文苑英華七百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陶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孝籍

孝籍字□□□□人開皇中召入祕書□□□卒于家

上牛弘書

竊以毒螫憯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緜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于援手救經緩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于槁樹之枝沒于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税不免慶賞不沾賣責

爲之日。供穉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巢暑違闕。關山超遠。翳眥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乎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常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遂不常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惜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細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戚。懼而步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中其屈。一夫爾誰。諸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往還克念。眄此史

作汴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于前脩，通心于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踰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怨。隋書王孝籍傳，北史王孝籍傳，文苑英華六百九十一

楊孝政

孝政，開皇中為文林郎。

上書諫廢皇太子

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隋書房陵王勇傳

向居士

居士，失其名，北齊天保初師事二祖慧可，開皇中究城宰加己非法死。

致書通好釋慧可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高僧傳作不知形之是影 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傳作求涅槃，傳有治字喻去形而覓影

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傳作詶）聊申此意、伏望（傳作想爲）答之（傳燈錄）

陳子秀

子秀、荊州人、

荊州道俗請智顗講法華經疏

導因寺東巖菩薩戒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絕言忘、應病隨機、假名相說、雖復常居寂滅、而廣示威儀、不趣道場、躬昇自在、義談廣狹、迹現淺深、皆是有識津梁、含生舟楫、論其汲引、莫不方便爲先、語其提攜、無非譬論爲本、宅中童孺、識三車而競出、傭賃窮子、知糞穢之可除、仰惟禪師居不測之位、懷普洽之心、道貫三空、智階百法、輒欲奉屈、宣揚法華一部、服膺邵伯、術

小劫微消倘復有政塋陰宜風播下況復親承三點高修六度必須俯就傾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猶昌大風桑井可嘉無容默已庶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葉小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盤共逝見洪泉醉臥獲迷還知昔寶輒述微情罔知陳具謹請開皇十三載八月十日（釋藏迹四國淸百錄四）

費長房

長房成都人開皇中爲翻經學士

上開皇三寶錄表

臣房言臣聞有功于國史錄其勳有功于民碑傳其德況如來大聖化洽無窮而不垂美百王流芳千載者也臣竊尋覽自漢魏來代有翻譯而錄目星散經多失源世罕綴修時致開絕緣此佛日正法付囑國王是知教興寄在人主伏惟陛下應運秉圖受如來記紹輪王業統閻浮提愍世闇昏開慧日照廣緝經像大啟伽藍

開解脫之門導天人之路運善舟檝濟拔蒼生斯實曠古軼代盛儀豈臣庸微輒敢妄述但昔毀廢臣在染衣今日興隆還參法侶時事所接頗預見聞因綱歷世佛法緣起始自姬周莊王甲午佛誕西域後漢明皇永平丁卯經度東歲迄今開皇太歲丁巳歷一千二百八十一載其間靈瑞帝王名僧代別顯彰名開皇三寶錄凡十五卷庶法無隱冀經有弘不任下情惶悚戰懼輕冒奉表上錄已聞伏願天慈垂神降省謹言開皇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興善寺翻經學士臣費長房上釋藏云五歷代三寶記十五

開皇三寶錄總目序

竊惟三寶所資四生咸潤而世有興毀致人自昇沈興則福業恆感天堂輪王人主毀則罪報常受地獄餓鬼畜生論益物深無過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故勝天王般若經云若供養法即供養佛是知法教律流乃傳萬代佛僧開導

止利一時、故賢劫之興、千佛同其化、修短之壽、四聖異其年、雖復住世延促有殊、取其宣揚弘法無別、莫不前熬愛海、濟含識以極涅槃、繫諸慢山、度脊生同會般若、然般若玄寂、非因聲難以通、聲必託形、不藉相無由顯、所以境稱忍刹、總百億之須彌、世號娑婆、統三千之國土、區分三界、五濁之穢土沙、形別六道、二乘之鄙羊鹿、大聖慈愍、俯降迦毗、丈六金容、應王宮之裏、三十二相、炳太子之身、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載、處在世間、假以言音、方便演暢無染之法、金口自宣、一音敷揚、萬類各解、機緣匪一、教有塵沙、阿難總持、滴無遺失、譬別器水瀉之異瓶、雙樹入般涅槃、迦葉王城結集、一千羅漢、迭察迭書、著之葉皮、布乎天竺、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皆同擁護、後漢之始、方屆脂那、帝世交參、十有六代、翻彼域語、作此方言、相承迄今五百餘祀、古舊二錄、條目殘亡、士行道安、創維其缺、爾來間有祖述不同、各紀一方、互存所見、三

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齊周陳並皆翻譯弗刊錄目靡所遵承兼値毀焚絕無依據爰我皇帝維地柱天澄靜二儀廓清六合庭來萬國化攝九州異出遺文莫不皆萃臣幸有遇屬此休時忝預譯經稟受佛語執筆暇隙寢食敢忘十餘年來詢訪耆老搜討方獲雖粗緝綴猶慮未周廣博尋求敬俟來俊今所撰集略準三書以爲指南顯茲三寶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經度時祥承漢宵夢僧之元始城塹棟梁毗贊光輝崇于慧皎其外旁采隱居歷年國誌典墳僧祐集記諸史傳等僅數十家摘彼翠翎成斯紀翮扇之千載風于百王共秉智炬之光照時昏暗同傳法流之潤洽世燋枯開我皇猷導闢厥始昔結集之首並指在其國城今宣譯之功理須各宗時代故此錄體率舉號稱爲漢魏吳及大隋錄也失譯疑僞依舊注之人以年爲先經隨大而次有重列者猶約世分總其華梵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經律戒論傳二千一百四

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爲十五軸、一卷總目、兩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錄、代錄編鑒經翻譯之少多、帝年張知佛在世之遐邇、入藏別識教大小之淺深、昔姬潛之鼎出現彰漢室之將隆、近周毀之法重興、顯大隋之永泰、佛日再照、起自大興之初、經論冥録、發乎開皇之始、事扶理契、合此會昌、述紀所由、因斯而作、所已外題稱曰開皇三寶録、云其卷內題爲歷代紀、同上

劉憑

憑、涇陽人、開皇中、爲翻經學士、

內外旁通比校數法序

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疏有密、故尋鑽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已大千稱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撝之

際于斯取失故錄衆經算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狗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參隸經誥故卽而敘之。釋藏錄二　又一五二

趙緗

緗爲冀州部從事。

圓土北重牆上摩訶般若經序

有淸信大士其官身與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羣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居隱軫還類提河特已此經像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續高僧傳三十一　靜藹

周彪

彪開皇末爲儀同三司

陳伏波將軍驃騎府諮議參軍陳詡墓誌

君諱詡字孟和潁川許昌人也浚基殷序有虞之苗口若夫姚墟誕聖嬀汭降神四門穆穆八表光禪商均不嗣周胃胡公封建于陳因口命氏鴻臚元方榮書魏冊徵士季方高著先賢自下蟬聯竝盤纓言史祖僧亮神情淡遠素風高奇齊輔國府行佐父聚風儀峻整雅有綱格歷王前梁儀同君幼而聰敏長而好學博覽百家滙獵九部懸梁刺股手不釋書天才儁拔思若有神文章口口動成部帙景純五色之筆江淹用之麗藻王充五行俱下都市稱爲口口有集廿卷爲世所重起家爲岳陽王雍州西曹轉府記室梁國蕃周將佐送款武成元年授帥都督衛州東征王師失律軍潰陷陳同旅督將七十二人竝囚俘檻屬陳相王曇頊初秉朝政虐示國戚縱情好殺于望國門竝害諸士君于刑所附啟自陳蒙

苔貫死、漏刃獲生、俄而釋禁、策名預宦、授招遠將軍、加伏波將軍、俄遷驃騎府諮議、□國云亡、總管秦王招賢慕士、迎還幷州、客禮厚遇、辭老還鄉、第二息孝竄昆季男女、久違膝下、忽奉慈顏、悲喜不勝、如從天落、相率盡養、日膳常珍、則儀狄九醖、何曾百品、恣□釋心、意恬如也、同畢卓之酣歌、慕阮孚之任放、達無遺有、識假歸眞、所製終制、非秦始之高墳、是王孫之羸葬、乃遺命送終、唯令儉薄、不許立銘、開皇廿年九月廿四日卒于檀溪里、時年七十六、五男五女、男則孝悌著聞、居喪過禮、女則柔和顯稱、婉娩聽從、已其□□十二月丙辰朔十八日癸酉、歸葬高陽鄉之舊山、式鐫序誌、用傳不朽、古刻叢鈔

皇甫昆

昆、仁壽中、爲當陽令、

玉泉寺碑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資生、萬物動行于地、皇王于是建國、聖賢所㠯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如畫卦觀爻、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織緯、會通爲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迺生前之事、畧矣可言、死後之問、仲尼弗語、縱使絳雪紫空、玄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乘雲也、駕五色之玄龍、遊漢焉、控三山之素鶴、逍遥瑀臺之上、容與琳闕之間、未窺解脱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淵沖、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假色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示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體、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悟入、皈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焉普登常樂、是㠯彌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雁銜華、復往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遊正道、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生因茲度脱、六道藉此昭蘇、實火宅之高車、昏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

王之世影奪恆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如日使旋西域化漸東都置像南宮中心北面自摩騰入洛羅什遊秦名教更弘道風斯熾經臺像閣寶塔香山麗溢巖阿綺盈都邑豈期後魏眞君之歲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殘毀文字散遺響落瓊鐘聲沈寶鐸修禪者舊卷其舌而不談護戒先賢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途無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圖父愛蒼生君臨赤子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爲區寰有截闢泥洹之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流四千年之法精勤者奮捨俗歸僧淨住初蟲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還鳴四海于是無虞兆民因而有賴委羽乘毛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禽嘉貺之祥應圖書而萃芃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玉泉寺者堪

此山焉、智顗禪師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額其山、嵬嶨嵳峨、嶠嶇崱嶷、峰嶷偃蓋、巒似覆船、巨力窮奇之象、洪崖譎詭之形、岡曲抱而成垣、水縈迴而結乳、青楓動葉、遠照金霞、翠柳搖枝、低臨玉沼、猿吟白雲之上、鶴唳碧樹之間、日月為之蔽虧、雲液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卻望荊岑、左帶昭丘、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潁川人也、少稟生知、童眞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才之譽、非直播于江南、知機妙辯之聲、固已聞于河朔、皇帝外子太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隱惻、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機神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心、偃生民之草、往呂偽陳納叛、受律行師、策妙指縱、威稜江海、遂剋定金陵、化平銅柱、三吳霧卷、百粵塵清、師乃因王利涉、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投院、王奏聞而起寺、于是異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雲臻、他鄉錄行之僧、味其風而雨集、師乃精言導理、盡意談玄、語證禪支、心開定本、幽宗博義、若拖海而無窮、辨句

淸辭似懸河而自瀉居朋之友雖盈量而爭歸處少之徒從窮崖而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善道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遂玆衆力事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飾矣經時而就層臺迴閣複殿連房寒暑異張陰陽殊制雕簷繡栱與危岫而爭高鑿礎鐫基共磐巖而等固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炫耀于金盤氣芬芳于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仙匠寫真容凝如滿月殿起三層之柱簴懸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逾明剎柱俱低承幡自舉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庭逆風和氣之香氛氲滿院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投鄭鼎浪瀉隋堂飲腹將痾澆軀愈疾石柱銅梁之狀影入蓮池桃源菊浦之苾香浮柰苑可謂山類耆闍寺同離越似龍宮而出見疑鹿野以飛來竊以荊王鑿鼎惟論盟國之功今共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寓城寺居山部文雖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間廓、四氣氤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通賢邇聖、明后明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樂章既造、禮儀方制、定彼親疏、決茲疑滯、披圖辨物、膺辭明例、唯化一生、不論三世、玄都玉簡、紫闕銀經、解尸遺骨、飲液吞精、乘龍萬紀、控鶴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唯有大雄湛然常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千門妙旨、一音演論、度脫衆生、涅槃雙樹、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恆星掩耀、滿月澄光、寫形東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法顯還晉、摩騰入洛、花散經臺、香流像閣、釋教鬱起、桑門盛作、露法珠幡、風吟寶鐸、眞君建德、運鍾滅道、淪沒四生、毀除三寶、我皇啟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弘、眞儀再造、陳氏僭號、王赫斯征、句吳霧卷、閩越廓淸、因逢智者、延謁山庭、珠生浮漢、玉出滎荆、華峯崪屼、石洞淵懸、芬芳菊浦、滴瀝瓊泉、盤渦似谷、覆簣疑船、來儀晏坐、矚地蕭然、妙辯悉檀、深窮般若、緇素雲會、挹其河瀉、或施之林、或投之瓦、經始不日、翻成大厦、更起龍宮、還

開鹿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東接昭丘旃檀圍繞琳碧環周春窗夏牖水殿山樓座吐芙蓉龕懸石鏡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鸞徘徊錦鱗游泳騰猴心靜怖鴿影定猗歟哲王命也蕃屏自天生德孝誠俱秉旦夜非懈開平詎拃出總連壑入調鐘鼎措此伽藍寶資力請魔殿嵯峨須彌鬱律倏覩刦終俄看燒訖豈加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畢鐫勒巖阿永垂懋實 釋藏迦字四號

圖情百錄四又湖北通志載此碑多缺

鄧辨志

辨志爵里未詳

宣州稽亭山妙顯寺碑銘

伏聞慧日已圓西方顯其尊相恆星既隕東界感其神光身迹雖殊慈悲靡隔逮乎紫金寫蓮開之貌香林圖月滿之容夢感漢王之心齊發吳君之善權實濟度莫狀于斯雖復犧農之世分爻當

藥之功軒昊之年結宇乖裳之德化開變苦諦曉法味之淡棄穴除巢盜知淨土之貴者閣山側說法之處猶存菴蘿園中會聖之基尚在淡矣妙乎無得而名焉大法之興其由尚矣然此妙顯寺者即隋開皇十一年高祖文皇帝奉爲國師之所置也禪師諱智玟俗姓范氏扶風人也祖世晉主負盟功高土會漢臣拉宗名重萊蕪師少爲儒生博尋內典名掛僧籙先住京師濟福道場因神武滅法遂遊于江左權上戴山南朝陳元帝二年召爲內道場供養禪師見國祚不安遂拂衣南遊稽嶺其山乃衆峯雜遝邃谷崢嶸洞穴朦朧樑蘿貫日百獸羣集民絕登臨大師居之猛獸藏伏開皇九年十月敕遣晉王廣平陳即禎明三年也禪師迹紹四衣神逾八極雖潛形邱壑而響徹神都匿相巖阿而名傳上國若珠沉北海皎潔之性彌彰桂隱深叢芬芳之風更遠高祖聞之開皇十年召入仁壽院殿供養十一年秋八月帝降璽敕遣大將軍楊

榮送師歸山所居處可立伽藍度弟子七人扶持賜錢五千貫絹二千疋充乳藥又賜落脂米二百斛一切經大藏玉石象一十五軀鵲尾香爐四十九隻永充供養至十二年敕榮爲宣州刺史專監造寺已妙顯爲名謂龍垂寶乳卉葉難名異獸靈禽晨翔暮顯故名妙顯也親書題額敕賜水田二頃五十畝將充永業寺側近封五十戶民已充灑掃帝每歲赴居送種種香藥供養至仁壽元年秋八月告弟子曰吾欲去矣怡然坐滅春秋八十有六于時山地震動林木萎悴百獸悲鳴泉池枯涸敕遣有司召國師禮殯于此山之陽去寺一百步墳塔存焉案宣城記云縣南東六十里有山曰稽亭是古仙住處嘗有仙人五百來往遊止商旅住步稽遲忘返故云稽亭也皇帝俯賜金輪拯提億兆八方大定十善遐弘拱默巖廊成從仁壽而宣條布政寄平頁牧使君諱榮金州安吉人也本姓陽氏系承幽州陽平公之後因王莽篡位南徙魏興公

吕開皇七年蒙召入內勞問功業詔賜姓楊氏昔人乘車改俗吹律移化未有胄襲皇源名歸帝識預班磐石斯恩罕倫弘農之美洋乎史籍楊秉臨于衮郡三域顯其廉貞之聲羊祜鎮于荊藩一方稱其太平之化吕公清白愛惠還迹羆業威略有道別邁前修何止澤漸貧孤恩沾老幼而已長史崔公諱士昇淄水人也位隆上佐任重元僚共闡和風讚揚回向啓懷勸道毗我皈依其寺東南有石洞幽隱玲瓏仰眺或漏曦光俯窺乍揖清淵故老傳述所進尤淡遠徹泰峯湘水之流近通禹井巴山之穴隴首夾鑿金剛獅子吕爲侍衛揮拳揚目可怖衆魔奮爪張牙足驚羣象其內別有石龕即大師舊安禪之所也後則經臺砌漢寶塔淩烟堦墀任石勢吕高低欄楝接山形而宛轉兼復飛流繞殿激水循房散入中廚分澆南畝實棲心之勝境悟道之良域者矣公褰帷八稔撫育四民風雨調和農桑鬱暢耆黎荷施無荅天慈遂將帥參寮及

諸令佐等已今二十年歲次涒灘月維南呂創成洪業莊嚴帝祚彫奇宏麗難悉名言福地長存略刊梗概敢爲銘曰

大哉佛日實我舟航慈悲普濟度脫無疆深仁睿后壽命玄蒼功超造化德被遐荒粵我國師德高窮昊身居帝里心悲六道保安社稷示同魔惱三國鼎治長宣淸寶帝王再召詔璽無忒幢車曳路瓊花滿祇親侍凡筵諮受遺則度人表志置寺旌德洪矣州牧簡在惟良蔵執美俗蔽芾甘棠聖主弘護賢臣棟梁伽藍肇立輪奐煒煌石洞幽邃通源遠長俯受泉脈仰漏曦光夾圖獅子對寫金剛勢讋狂象威振魔王瑤臺鑿路重閣迴廊檐虹欲起表鳳凝翔激水環砌飛流繞房殿朗宵月鐘鳴樹霜自心雲萃芳郁爲香依松結宇鑿石爲牀巳斯上善永福人皇山崩幽壤海涸生桑儵然靈岫劫數傳芳宣城總集

巌德盛

德盛、大業中、爲吳郡司戶、

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蹤無體、非體無以明蹤、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姸、至如獄土童兒、聚沙稚子、尙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況撤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縻爵峻于其身、隆基茂于往葉、溫良洽于郡國、孝友睦于閨內、建節贊治、張振風化、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與勸郡部官人、奉爲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槨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

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齠齔、郎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識苦空、明鬧法要、誠心內發、冥夢外酬、時聞此山、爲古之佛殿、乃共于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含生迴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

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纏虛遣、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淸、曰茲勝地、合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淸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衛護、少宣令問彼秀苗蘋、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兼濟爲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丘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范成大吳郡志

耿詢

詢字敦信丹楊人大業初爲右尚方署監事守太史丞

上書諫征遼東

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隋書耿詢傳）

雲定興

定興太子勇雲昭訓之父勇廢除名配少府大業中宇文述薦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進左屯衛大將軍

奏對皇孫生

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隋書文四子傳）

仲孝俊

孝俊濟州人爲汝南郡主簿舉秀才除晉州司法

陳叔毅修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于英華遂崩淪于禮樂天生大

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斯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于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啟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偃伯修文、尊儒重學、吕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悊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于此周公餘化、唯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郎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賓釐女于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于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卽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于是遊情庭宇、俯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埶、裝府衙署之祕籍、雕蟲刻術

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于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漸淵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迺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淸和民無疾苦重呂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鰥魚夜放早彰潔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咲陶潛忽輕五斗之俸于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覩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己祇虔聖道敬致明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嘉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

皇非常道帝貴無爲時澆俗漓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載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淸德遠聞溫溫玉

潤，玆玆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為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兄多字鄉，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窗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傚穹壤，永固金石，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申朔二日乙酉濟州秀才前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孔子卅一世孫孔長名卅四世孫孔子歎□□□碑拓本

格謙

謙，勃海厭次人，大業中，擁豆子䴚反，有衆十餘萬，為楊義臣所禽，敕令放散，尋復反，王世充破斬之。

奏事

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北史三十三李德饒傳

宮銘

王義

義道州人大業四年召矮民充貢自宮得出入內寢帝幸江都天下多叛上書極言自刎死

上煬帝書陳成敗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存歲華濫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于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

獄、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敵、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矣、敢獻此書、延頸

又奏

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于遐噼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召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于內、神清于外、故日夕無疲、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嘗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晉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𠯌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于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

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于野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效罔知忌諱上逆天顏迷樓記

列女

蘭陵公主

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柳述煬帝即位述徙嶺表誓不改嫁憂憤而卒

臨終上煬帝表

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于柳氏隋書蘭陵公主傳

譙國夫人洗氏

夫人高涼人梁大同初適高涼太守馮寶陳永定中冊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隋開皇中冊為宋康郡夫人進譙國夫人開府

置長史已下官屬仁壽初卒謚曰誠敬夫人

先書報高州刺史李迺仕通典作延仕

太守馮寶病篤謹令妻冼氏傳啟并奉土貢己資軍費通典八一百五十四

案此事在梁太清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古閩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奏案元諧

諧謀令祁緒勒彊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隋書元諧傳、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

奏劾盧愷

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

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隋書盧愷傳何與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

秦王二子承嗣議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隋書秦孝王俊傳）

比丘惠達等造象銘

闕上無黑變成紫室、所願從心、咸登妙果、無不遂意、又願見世後生、男則貌如觀音、天然而知、智慧孤秀、任居上位、亦世崇明、玄風相踵、超然之一、女則行軀端嚴、行性清潔、內隆勝髮、衆人贊歎、有能試知無爲、曉悟苦空、滅已修身、共崇因果、捨離惡業、普同斯誓、永無彫毀、俱登正覺、開皇三年歲次癸卯五月戊戌朔十五日壬

子邑師比丘法口邑師比丘惠遠 碑拓本

楊遵義造象銘

開皇三年十二月楊遵義爲息口熾造象一區上爲人王帝主下爲七世父母及自己身同口斯願 碑拓本

王忻造象銘

口口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亡人先發弘願今敬成之敢陳勝業乃作銘云

玄宗靡極道法何源其終無末其始無先玄玄絕學口口忘言虛无萬古寂魄口千洪鍾應扣響振周年口口一字耳畫三門星珠口口月桂猶口口車行空口駕飛仙道德經首希夷口容三島飄颻九井口蹤口洞曲里廟亭濯龍全身口寫相好無窮懃心懃敬口眞慕聖奉貧王矣口口益詠大隋開皇六年七月十五月前上士州從事國子助教彭城縣開國男洞玄弟子王忻敬造 碑拓本

堅昭禮造像銘

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正月甲申朔十五日戊戌首民堅昭禮爲先亡七世父母身所生父母祖□□妻夏侯父阿頎母果僧妃叔阿僕妻夏侯碑拓本

杜乾緒等造像銘

大隋開皇十二年歲在壬子十二月壬申朔十日辛巳蓋欲崇高志遠者要須曠□□行是以當今佛弟子大都邑主杜乾緒都邑主張子元大都化主董難當都化主杜郭生都邑等雖須形居俗网志棲方外□巳□□□龍山之南河水之西維水之東吉祥□□敬造石像一軀磨龕比刃巧盡百奇珍□□□遠而望之狀寶塔涌現於靈山近而□□□祇園之覩玉殿迴晴注目歸心有在以此勝善福闡皇家□法治國又願七世先靈見生眷屬類同沾澤因茲福慶刊記斯銘其詞曰

妙理難原、旨趣莫尋、淩□靡惻、孰笇其淚、然山開尤□□□害金
□既□徒莅雙林、勇塔且淪、祇薗匪□□□光光銅人閉景、聖宇
暫空□□□像咷不賤像月為明寶□□□□羅妙像、琢鏤碧
崖、相啚眞□、明眺高雲、光埋月服八、万末喩眞容、何爽瞻相吮吟、
福景唯淚、王潤條□、芳澤來今、恩沾四□、慶不有心、言傳千載、不
朽清音、碑拓本

王女足等造像銘

開皇十六年歲在丙辰三月甲寅朔八日辛酉、夫□□□寂眞體
難逢法□□□□若旨翺覩木□□□□失國長遊苦海、是以機
倫西積、大夜將至、佛自侮□四□隱迹、然今有諸邑子八十人等、
覺身危□不久多停、至如水胞、俄亦消滅、譬若火光出石、焉能□
人□能人人□已崇造阿彌陁像一區、仰為歷劫諸師七世父母、
及自己身、以此功德、願生生世世、得常□身蓮華化生、不受五陰

之胎方口途口而口口常口芥城雖口我身猶在又願地獄休息餓鬼飽滿畜生解脫人天具足法盼崩口等滅已覺碑拓本

青州舍利塔下銘

維大隋仁壽元年歲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爲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于青州逢山縣勝福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皇子孫等幷內外羣官爰及庶民六道三塗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値佛聞法永離苦空同升妙果碑拓本　案金石文字記所載同州塔銘與此正同惟彼云同州武鄉縣大興寺八字爲異今不重錄

鄧州舍利塔下銘

大覺湛然照極空有慈愍庶類救護羣生雖靈眞儀示同滅度而遺形散體尚興救迹皇帝歸依正法紹隆三寶思與率土共崇善業故召舍利分布諸州精誠懇切大聖垂祐爰在宮殿興居之所

舍利應現前後非一、頂戴歡悟、敬仰淵深、以仁壽二年歲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謹于鄧州大興國寺奉安舍利、崇建神塔、以此功德、願四方上下虛空法界一切含識、幽顯生靈、俱免蓋纏、咸登妙果。碑拓本

江夏縣緣果道場七層塼塔下舍利銘

夫至理空沖、尋求之源悠緬、法身寂泊、無方之應奄臻、至如花臺未然、駐影留髮、香薪已燎、散體分形、故有寶塔珍龕、羅鬼四園之上、雲興地踊、照曜八國之中、俾我聖迹、永之湮墜、緣果道場者、梁天監十二年歲次癸巳、長史劉端捨宅為寺、有命過僧歸闍梨盡心監造、闍梨降自江口、氏族未詳、戒慧總持、甚有靈驗、于是鴻基勝趾、締構日新、三業薰脩、七財具足、以今大隋大業九年、昭陽之歲、江夏縣緣果鄉長劉大懿等、遵依敕旨、共三鄉仕民奉口口齊興道場七層塼塔一所、安鎮此地、次有清信弟子黃慧牖（金薤琳琅作冀）

慧俊慧達等兄弟、竝德口佳雅雞兄雞弟、誓立冗根、願弘四事、于
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于大業三年二月乃于食內感舍利一枚、
大小相歡、覩茲希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繞久之、光明遍室、頂
帶虔禮、日申供養、到七年正月俊女雞娘又感二枚、斯實迹現雞
思抑闇圖籍、次有弟子李藥玉信首宿馳賢才簡疋、雖室無瑞幷、
手闕金錢、每用放濟、居心、傾捨爲業、己開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
舍利一枚、到大業五年于所住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難奉函、如來
讚其希有、康會瓶寫、吳主嗟其神異、詢諸經誥、今古同符、己今季
夏六月八日、奉送散身、永窆基下、衆緣讚助、營設大齋、方俟七級
巍峩、接霄房而颺采、九盤熠耀、寶鐸韻而流響、上資帝朝、爰洎遐
邇、設使芬盡方城、五分之身常住、石銷天杖、金剛之地巍然、敢忘
護善、乃爲銘曰、
茫茫宇宙、悠悠世間、九地衝海、四口口山、三途有獄、五道無關、魂

隨動治、識口循還、至聖何像、疑術恢怡、示現無方、迦維垂迹、等救燒燃、通悲幽溺、息邪權城、椎輪火宅、八十化盡、天人喪師、撫膺雨淚、香水口毗、四王典護、八國均持、機緣曆隔、靈祥侯時、坊墳式建、層表臨空、非因鬼力、詎假神工、金盤仰露、寶鐸揺風、山移川徙、徽業無隆、古刻叢鈔又見金薤琳琅八

張景略墓誌銘

君諱景略、燕州上谷人、漢司徒華之後也、帝皇衍護、將相蟬聯、備諸圖史、其可伊述、祖驃騎大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文城公、又遷燕州諸軍事燕州刺史、考龍驤將軍諫議大夫奉車都尉、行濟安郡太守金鄉侯、君質如披錦、文彩煥然、器若珪璋、光爍朗潤、于是弱齡表異、聲振朝野、欲止不能、遂被徵辟、起家爲魏帝內侍左右、尋遷祕書郎、優游鳳沼、去來麟閣、時稱獨步、實曰無雙、又加車騎大將軍、開皇十一年正月六日、冥不鑠德、奄從運往、春秋六十有八、

以其月二十六日遷窆于相州安陽河北白素山末極丞相之年佛掩將軍之墓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昔年慷慨拖紫垂青峨山漢水玉潤珠明何圖大運混我賢貞一辭身世百代千齡 碑拓本

石裏村造橋碑

大隋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壬午八月己丑兗州高平縣石裏村仲思那等卌人造碥之碑蓋形同石火忽有便無命似浮泡儵存還滅若不傾心捨命如降捶之投慚刻己精誠沃尸毗之救鴿自非仰習二士之功苦海詎容可渡然今大邑主仲思那等卌人謹見村南分派成池滂水競流已起渕濤之浪阻隔長衢致使揚朱泣分岐之淚猴偽身形遂登高樹樊香放發變化衆緣四部崇助讙于此處敬造石碥一濟之所急緩通傳永絕稽留之歎兩盈美麗婉婉可觀又採石削山訪匠周隨福力自大名師忽至圖龍

者若乘虛模花、衆峰疏集、佛滿兩坎、相同百工、左右侍衞、八部備足、擣此橋條、福及朋等、茂若春亂、尉殊貞復、身比乾巛、年同珊石、學並宣尼、仕登鄉里、敬法伏魔、三途斷絕、共泰王越海、人鬼懷嗟、義取成功、能言美德、其詞曰、

迺石荊山、藍田採玉、接軫連蘇、首尾相續、棚桃再紅、其功始足、織女來遊、江妃履喝、碑拓本

洺州南和縣澧水石橋碑

前闕一行四十字 功斯□有道存焉、其義大矣、至若□□之職、掌士□□□□□□□□□□□□□□□民庶夫弘割捨之業、寔崇勸導之旨、自智橋孤聳、實拖獨汎、引邪迷于覺路、拔沈溺于死河、无盡慧燈、散照百丈之室、上妙甘露、流布娑婆之境、我皇帝垂衣秉麻、紐地補天、二曜連暉、五精合彩、輕徭緩賦、仁被草木、好生惡殺、澤及豚魚、灑法雨已潤羣生、建寶幢而導黔首、四民仰化、九

服從風洺州南和縣者星曆胃昴地連趙魏水陸交會人物殷阜斜眺衡彰金鳳淩波而曜色卻騁瀛碣玉馬映雪以騰光于斯時也使持節儀同三司刺史辛公以明德上才寔惟此境公名愨字士信隴西狄道人風神秀起雄圖傑出博覽書傳總括玆能行成規矩言爲楷則是以曳裾摳座高步禮闈市朝遷革位望彌重自建旗之部威惠俱行明閑憲章深練治體推誠化下竭心奉上茲豪俠疊黎庶來蘇翊軍將軍司馬田威馮翊廣陽人也志業平允操履廉白舉目持綱殷諧蕃政野絕帶牛之暴市息飲羊之欺又有宣威將軍縣令馬君以美譽清風製錦斯邑君名瞻字士暉扶風始平人器量宏深風韻清舉信義聞于州里孝弟著于閭門歷官二朝頻宰三邑明于剖斷善于綏養留心庶獄小大以情寇盜出奔囹圄空虛故使鄉閭敦睦風俗和平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芃芃之麥穎秀兩岐泄泄之雉共馴三異縣尉兗州鄒縣孔經泗州

高平縣魏君遐蒞地望清華人才蘊素當官理劇煩而不擁縣城之北有澧水焉其水也上引七里之源旁吸百原之口控清引濁冬溫夏涼漬粒朝興則白日晝闇澄波夕映則朱霞夜明厥水之上雖有舊橋每經汎長隋流潰壞車牛陷溺行李嗟辛有縣老人宋文彪等悟鏡像之非眞知水泡之難住藉脩十善迴向一乘各竭貧產兼相勸化敬造石橋以濟行者以開皇十一年龍集于淵獻月纏于降婁爰共經始數年乃就碧柱浮空烟雲等色金堤枕浦杞柳交陰浩浩乎似應龍之導盟津峩峩乎若靈蛇之冠方丈以此善因廣渡危難仰願皇帝陛下尊居太一道邁虞唐皇后配象陰精德高任似皇太子比曜前星三善光備内外文武州縣官寮法界含生咸蒙斯福竊以洛陽路首尚傳超石之書城都柱上猶題長卿之筆況復業隆遂古功濟生民不有稱揚孰弘勸獎于是立碑路側以彰厥庸樹之風聲懸諸日月其詞曰

星漢西轉，川瀆東傾，疏通雲及，津梁乃成，攸攸行道，隱隱車聲，離言利濟，詎免危城。其一大悲拯物，寶珠斯現，瀉水疑瓶，□花似□，澆□利□，廣開方便，善斷疑網，能除毒箭。其二我皇負扆，君臨萬方，下調玉燭，上叶珠囊，白環獻祉，丹書效祥，藻心玄栞，邁彼輪王。其三邯鄲北走，澧源旁射，桑麻隱映，川疇平易，是稱爽塏，實爲滋液，士女連衽，車馬盈跡。其四明明州將，垂恩不已，憂國若家，視民如子，溫其玉潤，油然雲起，竹馬赴期，蒲鞭示恥。其五穆穆良宰，達于從政，導之禮樂，申之法令，行合韋絃，淸同水鏡，盜賊休止，黔黎歌詠。其六有國耆老，閭閻俊民，斷除三毒，歸依四眞，故構危壞，慜彼沉淪，爍金運石，共造良因。其七洪基樂產，飛梁□□固□□□隱□□□□□□□□□□□□□□□□仁□。其八碑拓本

邢州南和縣澧水石橋纍文碑

乃夫氣闕下 嶽衡寬泉流溢崐□□濟□□澍長波而□□翻闕下

億兆之□萬□越闕下既是凡□斯成鄣矣我大隋皇帝□□□
□膺□火德金輪空至朱馬虛來□出神□□生闕下　而□羣□
□邢州南和縣□□是□東海□□□□鬱□南雞北□□饒民
于時闕下　日榮根共□爭□□□□高峯闕下　風遠布外愼□□
□謠□寬□□□□赤子之念□□蓋于朝野高□□諸耳目秋
闕下　是神瑞闕下　公可謂英才□□□□□闕下　之名出□□
□林之闕下　南□地□武都□臨□□器德闕下、稽□□施□□
山岳□□□□□難者矣闕下　志安民行成□□□為□則南和
城後□□灃□洪源□彼高峯□波現于七□百闕下　毀壞但已
停輪止轍□馬□蹤□□遠途困茲行李有縣老人宋文彪等竝
是邦家領闕下　洞識流□明鑒□□□□脫□義此□心秉楨幹
奠營斯上業遂于開皇年也歲次鶉闕下　乃求工異域采玉珍山
軀柱通泉龍梁接漢參差巧鏤□模妙樂之階彫琢精奇狀下闕

下闕　申舞□□蘭□陵□而□□紅花金放逕春□□□綠葉紛披値秋霜而更茂清風暫至下闕　俯寫宮商之韻長卿一度畫橋柱而遐心瀍顯重輕蘊多羅而辣性但㠯俯嘗往日功就今時願下闕　所□莫非有爲之□念□□流並是无常之道恐慮負風橫□怒□瀏海此旣緣成畏下闕　喘息□開果閤□□何□片時臿住信知形同石火盡介□□命侶露□索然消滅是㠯仰囑將來下闕　照空□□常樂或施財捨賄續此寬因或助力用功詳營斯福令此途无擁□路恆通共越生死之下闕　闕乃願灑燈无盡慧炬長輝度彼蒼生濟斯含識其辭曰

晶浮上引重濁下沈□俯日月創造山□□□□□尋重超九□凡□寬淚其一大海覓覓我皇巍巍四方慕化萬國咸歸靈龜遥瑞潛□現輝祚隆□□□□□其二俯寫宮商之□□□上奉□□□□□爲□□早聘□□有好□□无競愼等匹知清同

水鏡其三明明令德皎皎賢□□□□□□□壇□□□普達
□章秋禾遐瑞夏麥呈祥其四灃水樹流□泉芴澍柰□叅慾僥□
□□千途競臻□□□□□□□彼黎庶其五光家孝哲□□
英賢高官積世□□恆蓮□□□復益□□□□營淨□預□良
田其六上闕雕寶柱楯鏤花□車□雷動馬下闕有爲有作□□□
常□遺下闕石□長下闕碑拓本

陳思王廟碑

君諱植字子建、沛國譙人也、洪源□九泉競淡崇□□□□比峻
自權輿□□□□興焉其後建國啟基、□□周室、顯霸業于東郡、
彰茅封于譙邑、瓊根寶葉、蒔芳蘭如莫杈、軒冕相傳、襲縉紳而不
絕、此乃備頌典冊、聊可梗概而言矣、迷承相參、適成王室、道勳隆
重、位登上宰、受國平陽、克昌厥後、鴻鸞佩玉、飛蓋交映、祖嵩漢司
隸太尉公職掌三事、從容論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父操魏

太祖武皇帝資神龍虎剖判鬱昌開基名顯讖牒詳徵眞人火運告終土德承歷爰據圖錄亨有天下鼎改質文馳還正朔英雄之气蓋有餘矣昆丕魏高祖文皇帝紹卽四海光澤五都負扆明堂朝宗萬國允文允武庶績咸熙正踐昇平時稱盛晏致黃龍表瑞驗兆濟瀹玉虎金雞恆綸宇縣王乃黃內通理愠淑含英叡哲稟于自然博懋由于天縱佩金華呂適四氣抱玉操如忽風霜緝贈藻于孩年擢茜什于孺歲爵辭制賦辭詔題詩詞采照灼子雲遜慚于吐鳳文華理富仲舒遠愧于懷龍文能誦揭卷于三冬觀千言于登見才比山藪思並江湖淸辭苑苑若藪葩之蔚鄧林緣藻如妍如河英之照巨海武庫太官之譽握促之器者也但祿由德賞頻亨王爵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臨淄侯都不旨責任爲懷直置淸雅自得當閑步文籍俯仰琴書朝覽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據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園振藻獨步之才陪遊于東閣

黃初二年、奸臣謗奏、遂貶爵為安鄉侯、三年、進立為王、□京師、面
陳濫謗之罪、詔令復國、自君懷正信、如見疑、抱利器而無用、每懷
怨慨、頻啟頻奏、四年改封東阿王、五年君陳前四縣、封復封為陳
王、君讒言數構、奸臣內興、十一年裏、頻三徙都、汲汲無歡、遂發憤
而薨、時年卌有壹、即營墓魚山、傷羊茂臺、平生遊陟、有終焉之所、
既如年代貿遷、兆塋崩淪、茂響英聲、遠而不絕、至十弍世孫曹永
洛等、去齊朝皇建二年、蒙前尊孝昭皇帝恢弘古典、敬立二王、崇
奉三恪、永洛等于時曆符表貢、而奉照皇親訓聖詔、比經窮訪、皆
存實錄、蒙敕報允、興復靈廟、饋嗣烝嘗、四時受謁、使恭恭嗣子、得
展衷誠之願、煢煢孝孫、長畢昊天之慕、遂雕鏤真容、鐫金寫狀、庶
使□□□相度、永劫而不泯、七步文宗、傳芳猷于萬葉者也、其詞
曰、
惟王磐石、斯固綿緒、攸長、波連溟渤、枝帶扶桑、分珪作瑞、建國開

壜蕙樓菌閣、遠邁靈光、其一器調高奇、風華杭朗、談人刮舌、靈蚍曜掌、東閤晨開、西菌夜賞、桐華桂茂、玉潤金響、其二聲馳天下、道冠生民、才驚曠古、德重千鈞、混之不濁、磨而不磷、如何一旦、萎我哲人、其三山舟易失、日車難駐、壹謝人間、長違埏路、風哀松柏、墳穿狐兔、何世何生、還成七步、其四迺考惟昆、廓定洪基、受圖應厤、運合紫微、一辭皇闕、永背象□、□□日轉、響遂雲飛、其五大隋開皇十三年歲次星紀、下闕 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九終